

# 《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 近代漢語聲調系統\*

江 佳 璐\*\*

## 摘 要

《安南國譯語》屬於《安南譯語》的一種傳本，是一部十六世紀的越南語詞彙集，以漢字譯注越南語音，為研究越語音韻史不可或缺的文獻材料。本文將全書的漢字注音轉寫為越南羅馬字，觀察越語聲調與漢字調類的對應關係。根據《越葡拉字典》(1651)推測當時越南語的聲調特性，並與《中原音韻》、《合併字學集韻》等近代漢語的文獻，以及現代官話方言進行比較。發現《安南國譯語》反映出當時主要對譯的漢語方言陰平為中平調，陽平為低調，上聲為降調，去聲為高升調；入聲的塞音韻尾已完全消失，並產生文白異讀，還有若干對應越南語問聲的現象。

關鍵詞：安南國譯語、安南譯語、華夷譯語、近代漢語、官話

## 一、前 言

明清時期為了方便對外交涉、統治少數民族，曾編寫一系列的外語辭書，供外交人員學習及參考，統稱《華夷譯語》。它們記錄了十四至十九世紀之間與中國往來各民族的語言，深受重視。石田幹之助(1973:

---

2017年7月10日收稿，2018年2月13日修訂完成，2018年4月25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於「第十五屆國際暨第三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宣讀(2017年5月19日)。會上承蒙評論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林英津研究員指正，會後得到神戶外國語大學中國學科太田齋教授惠賜論文，謹在此一併致謝。

\*\* 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現為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公司顧問。

10-12、19-22)<sup>1</sup>曾根據體例、內容等特色，將《華夷譯語》分爲甲、乙、丙三種，《安南譯語》見於丙種。這是一本越南語詞彙集，根據陳荊和（1953: 149-158）的介紹，編者爲明朝會同館官員，目前能見到的傳本共有六種，包括：倫敦本（明鈔本）、河內本、靜嘉堂本、阿波國本、稻葉本、近藤本。六種版本雖有若干差異，但系出同源，是十六世紀上半葉越南語的重要參考資料（陳荊和 1966b: 41、48）。

《安南國譯語》見於《四夷廣記》，爲明朝慎懋賞所輯。陳荊和在〈安南訳語の研究〉（二）（1966b）中，視爲《安南譯語》的第七種版本，認爲是較其他六種晚出的校訂本，因此差異較大。根據陳荊和（1966b: 48）、Davidson（1975a: 299-300）的研究結果，成書年代可能是 16 世紀上半葉以前。《安南國譯語》是一本越南語詞彙集，體例與其他六種《安南譯語》相同，皆以漢字譯注越南語音。這些注音，一方面保留了越南語的語音特徵，一方面可能反映當時的漢語現象，是了解越南語和漢語音韻演變的重要線索。

《安南譯語》在越南語音韻史上極具價值，從馬伯樂（Maspero 1912）用來構擬古越語的聲母系統開始，就受到國際重視。然而，歷來的研究焦點多在其反映的越南語訊息上，鮮少討論漢語的音韻現象。實際上，《安南譯語》是漢語和越南語接觸之下的產物，在記錄越南語的同時，也保留了對譯漢語的重要訊息。

據陳荊和（1966b: 47-48）觀察，《安南國譯語》改正了其他版本《安南譯語》的注音及語法錯誤，越南語對譯較爲精確；又據清水政明（2007: 40-41, 45）研究，《安南國譯語》的注音，似乎更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漢語語音。有鑑於此，本文以四夷廣記本《安南國譯語》作爲研究對象，觀察所反映的近代漢語音韻現象。限於篇幅，主要針對聲調進行討論，至於聲母、韻母部分，將另文發表。期望對《安南國譯語》所據漢語聲調的性質及特徵作詳細的探討，由中越接觸的角度，爲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證據。

---

1 原著於 1931 年出版，本文參考的是 1973 年作者論文集。

## 二、文獻探討

《安南譯語》的研究歷來不多。據陳荊和（1966b: 48-50）考證，最早注意到的是明末大儒陳仁錫，他所輯錄的《潛確居類書》（1630-1632）曾引用部分詞條。十八世紀末，近藤守重在《安南記略稿·卷之二》（1796）中完整收錄了《安南譯語》，並在各詞條的注音漢字旁加注假名以明其讀音，可說是首次對《安南譯語》進行了研究。近藤守重的版本，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馬伯樂（Maspero 1912）所注意。馬伯樂考訂三種本《華夷譯語》之成書年代及作者，認為是十五世紀明朝會同館所編，進而以《安南譯語》構擬十五世紀的越南語聲母系統，使它從此成為越南語音韻史的重要佐證。馬伯樂的研究，不但指出了《安南譯語》在語言學上的價值，且為時空環境作了初步的定位，為後續研究奠定基礎。

1953年，陳荊和與Émile Gaspardone不約而同地將《安南譯語》716詞條，全數進行了越南文翻譯，並以拼音注出對譯漢字的漢語音值；兩人又根據倫敦本《日本館譯語》及《滿刺加譯語》書後有嘉靖二十八年（1549）校訂的註記，一致認為《安南譯語》至遲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已完成。陳荊和在十餘年後發表〈安南訳語の研究〉（一～六）（1966-1968），將六種版本的《安南譯語》以及《四夷廣記》所錄之《安南國譯語》，進行了全面性的翻譯及比較，對十六世紀越南語聲母、語法、詞彙的演變作了描述。該論文不但搜集了三種《華夷譯語》中所有《安南譯語》的傳本，還首次提及《四夷廣記》所收之《安南國譯語》，考證其成書背景及內容異同，可謂集《安南譯語》研究之大成。他指出《安南國譯語》修正了其他六版本《安南譯語》的許多不當譯注，對音較為正確，應是晚出的修訂本。從此以後，《安南國譯語》就被視為《安南譯語》的一種版本，開始納入研究。1975年，Davidson把《安南國譯語》介紹給西方世界，也對成書年代及作者作了考證，認為在十六世紀前葉已經存在。他亦主張四夷廣記本《安南國譯語》的注音較其他版本《安南譯語》更為正確，看法與陳荊和相同。並將669詞條全數進行越南文翻譯及擬音，對所反映的越南語輔音、元音系統作擬測，對《安南國譯語》作了全面性的研究。

《安南譯語》的研究，焦點長年集中在越南語的歷史上，直到 1991 年椿正美發表了〈越南漢字音初探〉，以靜嘉堂本及近藤本作爲材料，比對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之擬音，首次從漢語的角度出發，探討了若干漢語和越南語聲、韻母的對應現象。然而該論文並未引起《安南譯語》研究者對漢語音韻史的興趣，學界視角仍然在越南語的歷史上。1995 年，越南學者王祿（Vương Lộc）參考了馬伯樂、陳荊和、Gaspardone、Davidson 的研究成果，以稻葉本爲主要材料，出版了 *An Nam dịch ngữ - Giới thiệu và chú giải*（安南譯語—介紹與註解），將 716 詞條全數進行越南文翻譯及擬音，對當時越南語聲、韻母的演變有詳細的闡述，是越南語學界研究《安南譯語》的重要成果。20 世紀的《安南譯語》研究，已初步完成了版本搜集及比較、越南文翻譯及擬音，成爲構擬越南語音韻史的重要證據。

二十一世紀初，清水政明（2007）在此基礎上，將七版本《安南譯語》反映的越南語複輔音聲母 -p、-t、-k 韻尾的對譯情形，以及注音漢字與字喃的關聯性進行了比較。他發現各版本越南語的 -p、-t、-k 音節皆多以漢語入聲字表記，而《安南國譯語》則較多非 -p、-t、-k 音節用入聲字對應的情況，指出《安南國譯語》可能更忠實地以當時的漢語發音記錄越南話。

目前《安南譯語》的研究材料，仍以三種《華夷譯語》的六版本爲主，對《四夷廣記》所錄之《安南國譯語》關注較少，主要研究者只有陳荊和與 Davidson。然而，《安南國譯語》雖與其他版本之《安南譯語》同出一源，但注音方式有不少差異（陳荊和 1966b: 47-48），相當值得注意。至於音韻現象的發掘，歷來研究仍以越南語的歷史爲主，對於《安南譯語》所反映的漢語音韻現象、以及對譯漢語的性質皆討論甚少，多以現代北方官話或《中原音韻》作爲擬音的依據。此外，不論是從越南語或漢語的角度出發，皆鮮少關於聲調系統的論述，唯有清水政明對越南語 -p、-t、-k 音節以及漢語入聲字作了概觀。由此看來，《安南譯語》的研究仍有開展空間，尤其是在漢語音韻史方面，其所反映的語言現象，以及對譯漢語的性質及特徵，都值得追究。

### 三、研究材料

本文主要觀察的對象為《安南國譯語》，見於《四夷廣記》，收錄在鄭振鐸所編《玄覽堂叢書續集》（1947），亦記載於明末清初黃虞稷所編之《千頃堂書目》。關於《安南國譯語》的作者、時代等相關資訊，《四夷廣記》全無說明。事實上，《四夷廣記》本身的成書背景也未見記載，唯一線索只有題名下方的「明吳人慎懋賞輯」。慎懋賞的生平目前所知甚少，根據陳荊和（1966b: 46-47）考證，他是明代吳興人，相傳曾編校《慎子內外篇》，根據該書之自序、以及明朝萬曆年間禮部右侍郎兼侍讀王錫爵之序文，可知活躍於 1570 年代。至於《安南國譯語》的成書時間，陳荊和（1966b: 48）即根據輯錄者慎懋賞活躍的時間，推測在 1570 年代已經存在。Davidson（1975a: 299-300）則是以書名為線索，指出中國是 1427 年以後稱越南為「安南國」，此為成書時間的上限；而該書所收錄的詞彙，跟明洪武至嘉靖 21 年之間（1368-1543）與越南往來的文書相合，因此推測《安南國譯語》的成書年代在 1427 至 1543 年間。

全書依序分為天文、地理、時令、花木、鳥獸、宮室、器用、人物、人事、身體、衣服、食饌、珍寶、文史、聲色、數目、通用等十七門，收錄越南語詞彙 669 條。各詞項皆分上下兩排，上排羅列語義，下排以漢字譯注越南語音。根據陳荊和（1966b: 47-48）的比較，《安南國譯語》與其他版本《安南譯語》的體裁、分門、所收詞彙數量皆相同，但有改動的痕跡，很可能較為晚出。其差異如下：

1. 少數詞項出現的順序不同，《安南國譯語》還經常將兩個單音節的詞項合併為一。
2. 《安南國譯語》會改正其他版本注音之錯誤。
3. 同一詞項的譯注，應採取越南漢字音或是一般越南語詞發音，《安南國譯語》與其他版本《安南譯語》不完全相同。《安南國譯語》有時還會兩者都列，保留更多語言訊息。
4. 《安南國譯語》所注的越南語詞序較為正確。有時甚至將量詞也加以注出，反映了真實的語法訊息。

#### 四、研究方法

本文參考陳荊和（1966-1968）、Davidson（1975b）的譯注，以及筆者的考證，將注音漢字加上越南文拼音以及中古漢語音韻條件，建立《安南國譯語》資料庫。透過限定音韻條件搜尋的辦法，統計注音漢字與所譯越南語音節之間的對應組合與次數，觀察對應傾向。

在 669 詞條中，由於「100. 春夏」、「367. 鞭」有詞目無注音，而「1. 天」、「2. 日」、「11. 日出」三詞條皆有兩種注音，實際可得 670 條注音。如果把 1 個漢字注 1 個越南語音節計算為 1 次，即注音漢字出現的總字次，則《安南國譯語》使用漢字注音共 1122 次。例如：「17. 天晴」、「18. 天上」分別以「雷蕩」、「連雷」對譯越南語的 *trời tạnh*、*trên trời*，「雷」在這兩個詞條中皆用來對譯越南語的 *trời*（天），<sup>2</sup> 本文計算為 2 次。出現次數的計算，是對《安南國譯語》最基本的認識，可以得知注音漢字使用的總次數，也可據此而知所譯越南語音節的總次數。<sup>3</sup>

由於同一注音漢字經常重複出現，又可用來對譯不同的越南語音節，而同一個越南語音節也可能以不同漢字注音，為確實掌握漢語和越南語對應的狀況，除了統計出現次數以外，還必須觀察兩者搭配的組合數量。因此本文亦計算注音漢字與越南語音節搭配的組數：這是把 1 個漢字與 1 種越南語音節的對應視為 1 組，同一組合即使重複出現多次，仍計算為 1 組。

再次以「17. 天晴」、「18. 天上」為例，注音漢字「雷」與越南語 *trời*（天）的對應雖然在這裡出現兩次，但都是同一種對應組合，因此本文只計算為 1 組。另外，「473. 頭舌」則是以「斗雷」對譯越南語 *đầu lưỡi*，雖然重複使用了注音漢字「雷」，但它與 *lưỡi*（舌）的對應又是另一種組合，因此另外計算為 1 組。同樣地，越南語 *trời*（天）除了「雷」

2 現代越南語的 *tr* 來自於古越語帶 *l-* 的複輔音 \**Cl-*。這裡以來母字「雷」對譯 *trời*，記錄了當時越南語複輔音中的 \**l-*。

3 越南語與漢語都是單音節孤立語。若遇帶複輔音聲母的音節，《安南國譯語》仍以單一漢字注音，未以二漢字表現，如上文提及的 *trời*。

以外，也還跟其他漢字對應，例如「626. 天青」以「北蒼」來注音，是以「北」對應 tròi，<sup>4</sup>這又是一種對應組合，本文即另外計算為 1 組。這樣計算的結果，共可得到 666 種對應組合。扣除在《廣韻》、《集韻》等韻書中皆未收錄，無法確定中古音韻地位、只出現 1 次的「搯」字，<sup>5</sup>資料庫中共有 665 組、1121 次對應的漢字，能夠按照中古音韻條件，觀察與越南語的對應關係。

至於當時漢語實際的音值，必須從對譯的越南語來推測。本文參考陳荊和（1967, 1968a）、Davidson（1975b）以及筆者的考證，將《安南國譯語》的注音漢字轉為現代越南羅馬字。並參考 1651 年出版、最早的越南羅馬字字典 *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越葡拉字典），<sup>6</sup>以及 Ferlus（1991, 1992）、阮才謹（Nguyễn Tài Căn 1995）對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了解當時越南語的音韻演變。為了能銜接中古到近代漢語的演變，亦比對《中原音韻》、《合併字學集韻》等元明時期的文獻材料及相關研究成果，並與現代漢語方言，尤其是北方官話進行比較。

本文主要討論《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漢語聲調，越南語剛好是個具有聲調的語言，且《越葡拉字典》還記錄了當時的調形，因此可以從漢語與越南語聲調的對應傾向中，同時獲得調類和調值的訊息。在進入下文的分析之前，先列表說明《越葡拉字典》所記錄的十七世紀越南語聲調：

- 
- 4 越南語 tròi（天）在《安南國譯語》同時以來母字「雷」和幫母字「北」對譯，剛好分別記錄了複輔音 \*bl- 的兩個成分。這表示 tròi 當時還讀成複輔音聲母的 blòi，是構擬越南語音韻史的重要證據，也是《安南譯語》受越語史研究者重視的原因。
  - 5 「搯」字可能反映近代漢語新產生的音節，由於本文主要討論聲調的對應關係，扣除該字並不影響結論。與該字有關的音韻問題，將另文討論。
  - 6 《越葡拉字典》在越南語音韻史上極具重要性，馬伯樂（Maspero 1912: 9-10）認為是構擬中古越南語（17 世紀）的依據。包括 Gregerson（1981）、Nguyễn Tài Căn（1995）、Ferlus（1982）等著名的越南語研究者都以之作為擬測的參考。它在越南語音韻史上的價值就相當於《切韻》在漢語音韻史上的價值。

表一 《越葡拉字典》聲調表<sup>7</sup>

聲調名稱	符號	音高調形	成聲類型
平 ngang	不加標記	中平調	
玄 huyền	à	低降調	
問 hỏi	â	中升調	
跌 ngã	ã	低升調	喉化（帶緊喉音）
銳 sắc	á	高升調	
重 nặng	ạ	低短調	喉化（帶喉塞音）

研究步驟如下：

1. 將《安南國譯語》669 詞條及其注音漢字輸入工作表，根據詞義及對音加上越南文拼音，以及注音漢字的中古音韻地位，建立資料庫，獲得可分析語料 1121 筆。
2. 篩選注音漢字的中古音韻條件，統計與越南語音節之間聲調的對應數量，包含出現次數與對應組數，以觀察對應傾向。
3. 得出對應傾向以後，根據越南語聲調的走向和調類的特徵，以及漢語的音韻演變規則，推測當時漢語聲調的性質和特徵。

## 五、聲調分析

本文將《安南國譯語》中注音的漢字，依照中古聲母清濁、調類等音韻條件，計算與越南語各調類對應的組數和次數，製成中古漢語調類與越南語聲調的對應統計表，即表二、三、四、六。各表橫列中古漢語聲母的清濁條件，直排越南語的聲調調類，欄位中的統計數字為對應數量。同時計算注音漢字與越南語音節的搭配組數和出現次數，以斜槓 (/) 區隔，左為搭配組數，右為出現次數。

越南語帶塞音韻尾 -p、-t、-k 的音節只配銳、重二聲，但銳、重兩聲調亦可搭配非塞音韻尾的音節。為了便於與漢語入聲字進行比較，本文依據是否搭配 -p、-t、-k，將越南語銳、重兩聲分為 a、b 兩類：銳 a、重 a 是不搭配 -p、-t、-k 的銳、重聲，銳 b、重 b 搭配 -p、-t、-k，也就

7 本表據 Gregerson (1981: 46) 整理而成。該著作於 1969 出版，本文參考為再版。

是銳（入）、重（入）聲。因為漢語入聲的性質還涉及韻尾的問題，討論入聲時，將增列與越南語韻尾的對應統計表，即表五，體例於下文說明。

現在分別對平、上、去、入四聲的表現進行分析，分析時先列表再討論。

### （一）平聲

表二 《安南國譯語》漢語平聲字與越南語聲調對應統計表

聲調 \ 清濁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平	68/98	38/75	5/5	25/45
玄	6/7	1/2	9/10	12/27
問	8/11	4/5	3/4	1/1
跌	2/3		1/1	14/22
銳a	7/9	4/4	3/3	1/1
銳b	1/1		1/1	1/1
重a	11/15	2/5	4/6	10/20
重b				2/2
總計	103/144	49/91	26/30	66/119

在《安南國譯語》中，漢語平聲字使用最頻繁，與越南語對應總計 244 組、384 次。其中全清、次清平聲字最常對應越南語平聲字，全濁平聲字較常對應越南語玄聲字，次濁平聲字除較少對應越南語問聲與銳聲字外，對應平、玄、跌、重的皆有相當數量，傾向較不明顯。

#### 1. 陰平

從表二可見，全清和次清平聲字的表現比較接近，它們都傾向對應越南語平聲。全清平與越南語平聲的對應組數和次數分別佔 66% 和 68%，次清平則佔 78% 和 82%，比例明顯較高。這個表現與全濁及次濁平聲字相當不同，可見《安南國譯語》中的漢語平聲字，已依據聲母的清濁在聲調上有了不同的走向。表二顯示當時漢語陰平調傾向於對應越南語平聲，由表一《越葡拉字典》（1651）的記載推測，調形可能是中

平調。

在主要傾向以外，仍然可見一些零星的對應，這經常是由於漢語聲韻調搭配的空缺所引起，不只發生在陰平。《安南國譯語》以漢字來表記越南語，即以整個音節作為一個最小單位。漢語本來就不是各音節都四聲俱全，而有些音韻演變的規則，還會造成成片的空缺。如果所表記的越南語音節聲韻母和聲調的搭配，正好是漢語所沒有的，編者經常會選用聲韻母相合、但聲調不合的漢字來表記，也就是放棄聲調的對應，以保持聲韻母較佳的對應。例如陰平與重聲的例外對應，就與音韻演變所造成的空缺有關。在官話的聲調系統中，由於中古全濁平聲字演變為送氣聲母，導致陽平調缺乏不送氣塞音聲母字。因此在表記越南語重聲的不送氣塞音音節時，較接近的陽平調經常沒有聲母相合的字。<sup>8</sup> 編者若希望保持較佳的聲母對應，只能選擇聲韻母接近的其他聲調字來對應，比如陰平。

以詞彙「278. 母象」為例，越南語為 *mẫu tượng*，而注音漢字是「毛燈」，重聲字 *tượng* [tuɔŋ<sup>4</sup>]<sup>9</sup>（象）以端母平聲字「燈」來表記。越南語重聲是低短調，而漢語陰平調更接近平聲，是中平調。雖然當時漢語的陽平調更接近重聲，但由於陽平調沒有不送氣的「燈」音節，編者為了保持聲母的較佳對應，只好選用聲調不合的「燈」。事實上，不只是全清平聲字，觀察全清上、去聲字與重聲的對應，也多見這類例證。可見漢語音韻搭配的空缺，確實是造成《安南國譯語》例外對應的主因之一。<sup>10</sup>

8 《安南國譯語》漢語陽平聲是個低調，與越南語的玄、跌、重聲較接近，分析請見下文。

9 [ ] 前是越南文的表記，[ ] 中是國際音標的音值。聲調以 1-8 表示。奇數為陰調，屬高調；偶數為陽調，屬低調。各數字所代表的聲調為：1 - 平、2 - 玄、3 - 銳、4 - 重、5 - 問、6 - 跌、7 - 銳（入）、8 - 重（入）。

10 漢語的音韻空缺是例外對應的主因，此外，還有許多因素會產生主要傾向以外的對應，例如：越南漢字音的影響、近代流行的新讀音、類推漢字偏旁的讀音、以及不當的譯注等等。由於本文目的是藉由漢語和越南語的對應，儘可能獲得當時漢語聲調系統的線索，因此不準備在此詳述各例外對應的成因及例證。實際上，例外對應雖然會模糊統計的傾向，卻有助於觀察編者的注音行為，可能反映其語言背景，了解《安南國譯語》的成書過程，詳細論述請參見拙作〈從注音行為看《安南國譯語》的編者問題〉（「韓語史與漢語史的對話（II）」，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6，首爾；

這種無字可譯的情況其實不難理解，即使是以今天的北京官話表記現代越南語，也會遭遇此困難。《安南國譯語》以漢字為注音單位，遇到漢語音韻搭配的空缺，只好改以其他聲調字來對譯，這種情況便會使得統計數字產生多種對應，有時甚至會模糊對應傾向，需要進一步的解讀。下文將討論的陽平調就是如此。

## 2. 陽平

全濁和次濁平聲字的表現在表二互不相同。全濁平聲字最常對應越南語玄聲，但比例只佔 35%（組）和 33%（次）；次濁平聲字最常對應越南語平聲，組數次數皆佔 38%，比例都不到四成。本文認為，《安南國譯語》陽平調的對應較不一致，一方面與漢語次濁平聲字本身的音韻限制有關，另一方面則可能是陽平調值與越南語聲調差距較大的緣故。

### （1）次濁平對應的限制

《安南國譯語》中，漢語次濁平聲字與全清、次清一樣，最常對應越南語平聲，乍看之下，似乎是傾向讀成陰平。實際上，次濁平聲字會用來對應越南語平聲，很可能與漢語本身的音韻空缺有關。

在官話的聲調系統中，中古次濁平聲字演變為陽平調，不讀陰平。然而越南語的音韻系統中， $m[m]$ -、 $n[n]$ -、 $nh[n]$ -、 $ng/ng[h]$  [ŋ]-、 $l[l]$ -、 $v[v]$ - 等相當於漢語次濁聲母的字，卻可以搭配越南語的平聲，調值近似漢語陰平調。如此一來，用漢語表記越南語上述聲母的平聲字時，一樣會面臨聲母相合即調類不合的矛盾。編者若希望保持較佳的聲母對應，漢語陰平調便無字可用，只能選擇聲韻母接近的其他聲調字來對應。

舉例來說，詞彙「6. 雲」的注音是明母平聲字「梅」，越南語為  $mây[məj^1]$ 。從表一可知，在《越葡拉字典》（1651）時代，越南語平聲是中平調，而玄聲是低降調。若當時漢語的次濁平聲字已與全濁平聲字一起讀為類似玄、跌、重聲的低調類，編者在表記越南語中平調的  $mây[məj^1]$  時，便無法在與其最相似的漢語陰平調中找到次濁聲母字來對應。為了保持聲母的較佳對應，只好放棄聲調的對應，選用陽平調中聲韻母相似、而聲調不合的明母字「梅」。這種由於漢語音韻空缺而改用

他調字的情形，與全清平聲字和重聲的對應如出一轍。實際上，次濁上和次濁去數量最多的例外對應也都是越南語平聲，對應組數各佔了 33% 和 32%。這再次說明，漢語音韻搭配的空缺，是造成《安南國譯語》例外對應的重要因素。

《安南國譯語》漢語次濁平聲字對應陰平的傾向，讓人聯想到越南漢字音的聲調系統。越南漢字音有一個相當特殊的聲調對應關係，即次濁平聲字讀陰平，與全清、次清平聲字一樣，皆對應越南語平聲，而全濁平聲字則對應玄聲，正好與《安南國譯語》一致。這表示當編者以漢語次濁平聲字注越南語次濁平聲字時，雖然從漢語的角度來說聲調不合，但因越南漢字音讀平聲，以越南語來讀，就與被注詞聲調相同，發音非常相似。以上文所舉之「6. 雲」來說，注音漢字「梅」的越南漢字音為 mai [ma:j<sup>1</sup>]，便與越南語 mây [məj<sup>1</sup>] 的聲韻調都相當接近。<sup>11</sup> 這種相似性很可能在編者注音時起了影響，使他偏好選用次濁平聲字表記，因此造成漢語次濁平最常對應越南語平聲的結果。有時候注音漢字的越南漢字音根本與被注詞相同，例如「275. 狐狸」，越南語為 hò ly [ho<sup>2</sup> li<sup>1</sup>]，是漢字音，編者以「何离」注音。這裡用來母平聲字「离」注 ly [li<sup>1</sup>]，即以漢語陽平調注越南語平聲，其實「离」的越南漢字音就讀 ly [li<sup>1</sup>]，在越南語完全同音。這種注音時受到越南漢字音影響的現象，不只出現在次濁平聲字，在表記漢語入聲字時也能見到。可以由此推測：《安南國譯語》的編者，應該同時具有越南語、漢語和越南漢字音的語感。

## (2) 陽平的調形

從出現次數看起來，次濁平聲字對應數量次多的是越南語玄聲，佔 23%。而從搭配組數看起來，次濁平聲字對應數量次多的則是跌聲，在 66 組中有 14 組，但與玄、重兩聲的對應也各有 12 組。也就是說，從統計數字看來，次濁平聲字與越南語玄、跌、重三聲對應的數量差不多，比例都約佔兩成，似乎看不出平聲以外的另一個聲調對應集合。至於全濁平聲字則是最常對應越南語玄聲，組數和次數分別佔了 35% 和 33%，

11 越南漢字音無 mây 的音韻搭配，「梅 mai」可以說是最為接近 mây 的讀音。江佳璐 (2011: 112-113) 曾對越南漢字音作過音韻層次的觀察，蟹攝字「梅」還有其他層次的漢字音形式：moi[mə:j<sup>1</sup>]，與 mây 只有元音長短的差別，發音就更加相似了。

不過這個「傾向」好像也不夠明顯，甚至還低於次濁平聲字對應越南語平聲的比例。除此之外，次濁平聲字經常對應的跌聲，在全濁平聲字僅出現 1 組對應，兩者相差甚遠。綜觀上述，似乎難以導出《安南國譯語》漢語陽平調對應越南語玄聲的結論。

從表一可知，《越葡拉字典》時期，玄、跌、重聲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屬於低調類。漢語全濁平聲字最常對應玄聲，而次濁平聲字除對應平聲以外，幾乎是平均地對應這三個調；反之，卻很少對應調域較高的問、銳二聲。這反映一個重要訊息：《安南國譯語》用來對譯的漢語方言陽平很可能是低調。然而，越南語玄、跌、重三聲的調形都不同，玄聲是低降調、跌聲是低升調、重聲是低短調，那麼漢語的陽平調究竟最接近哪種調形？本文認為可能跟上述幾種都不像。正由於當時漢語陽平調的調形與越南語玄、跌、重三聲皆不相似，才無法從表二得出一個明顯的越南語聲調對應傾向。編者感受到漢語陽平調與越南語玄、跌、重三聲同為低調域的共通點，因此皆可以對應；但是又覺得這三聲都跟漢語不太像，所以沒有專以陽平注哪一聲，如此便無法在統計上形成一個明顯的對應傾向。根據目前的線索，本文暫時只能確定《安南國譯語》漢語陽平是個低調，至於詳細的聲調走向，有待獲得更確切的證據，再進行擬測。

另一個問題是，既然《安南國譯語》漢語陽平是個低調，為何全濁平聲字對應越南語跌聲的情況只有一次？與次濁平聲字的表現不同。這可能有幾點原因：首先，《安南國譯語》所表記的跌聲字只有 30 種音節，出現 51 次，其中 m[m]-、n[n]、nh[n]-、ng/ngh [ŋ]-、l[l]-、v[v]- 聲母字就有 18 個，共出現 33 次，佔了 65%，這表示須以漢語次濁聲母字來對譯者佔絕大比例。其次，全濁平聲字在《安南國譯語》用的不多，只有 26 組 30 次，本來不容易看出什麼傾向。它和跌聲的對應雖然只有 1 組，但相較於全濁上、去聲字的 0 組對應，也許還是有一定的意義。若與使用次數最高的全清平聲字相比，在 103 組中只有 2 組對應跌聲，從比例上來說全濁平聲字還是較高。

越南語跌聲除了是個低升調以外，還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即帶緊喉性質，保有原始越語聲域語言的特性。這種特性，與屬於聲調語言的漢

語，在聽感上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使得漢語的聲調不容易匹配越南語跌聲。下文將會指出，當時漢語上、去、入聲都有其他更適合對應的越南語聲調，編者只好多以同為低調域的陽平來對應這類聲母的跌聲字，因此形成表二次濁平聲字對應的第二大比例。陽平與跌聲的對應，一方面出於漢語陽平調不是任何一個越南語聲調最適合的對應選擇，一方面由於越南語跌聲不容易以任何一個漢語聲調來表記。而陽平調域低，正好反映了跌聲的部分特徵，是編者所能接受的，因此用來表記。

總結來說，《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漢語平聲已分陰陽：陰平有對應越南語平聲的傾向，調形可能為中平調；陽平有對應越南語玄、跌、重聲的傾向，調形可能為低調。

## (二) 上聲

表三 《安南國譯語》上聲字與越南語聲調對應統計表

聲調 \ 清濁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平	10/16	1/2	3/9	11/15
玄	33/64	10/12		14/40
問	5/6		1/2	1/1
跌	1/1	1/1		2/5
銳a	3/4	3/3	9/25	1/1
銳b				
重a	3/4		4/4	1/6
重b	1/1			3/3
總計	56/96	15/18	17/40	33/71

上聲與越南語的對應有 121 組，共使用 225 次，是四聲當中最少的，但亦顯示了對應傾向：來自中古全清、次清、次濁聲母字多對應越南語玄聲，全濁聲母字多對應銳聲。

### 1. 全濁上與其他上聲字的對應差異

全濁上聲字使用得不多，共有 17 組對應，出現 40 次。最常對應越南語銳聲，有 9 組 25 次，比例過半，是主要傾向。對照表四，這個傾向

正好與去聲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清、次清、次濁上聲字最常對應的玄聲，全濁上聲字卻一次也不對應。這些表現，都清楚地顯示了全濁上歸去的現象。

從表三可見，除了全濁以外，其他聲母條件的上聲字都最常對應越南語玄聲，傾向一致。全清和次清上聲字對應越南語玄聲的比例都達到六成，次濁上聲字對應玄聲的比例略低，組數和次數分別佔 42% 及 56%。對應組數和次數的比例相差 14%，主要是由於以下兩組對應：每一  $\text{muò}[\text{mux}^2]$ （十）、 $\text{vàng}[\text{va}^2]$ （黃、金）各出現了 6 次和 17 次。次濁上聲字對應數量次多的是越南語平聲，佔了 33%（組）和 21%（次）。這個原因與次濁平聲字相同，是由於漢語陰平調缺乏次濁聲母字，不好對譯越南語鼻音、流音等聲母平聲字。編者爲了保持聲母的較佳對應，只好放棄聲調的對應，選用其他聲調的漢語次濁聲母字。

全清上聲字最多的例外對應也是越南語平聲，這裡面有不少例子可能與編者對注音漢字偏旁的類推誤讀有關。例如：「634. 三」的注音漢字是「把」，越南語爲  $\text{ba}[\text{ba}^1]$ ，平聲。越南語平聲應該與漢語陰平調更相近，其他版本《安南譯語》的注音正是幫母平聲字「巴」。根據陳荊和（1966b: 47-48）的觀察，《安南國譯語》是較晚出的版本，會改訂其他《安南譯語》的注音。本文推測《安南國譯語》將「巴」字改爲「把」字，很可能是把「把」讀成了「巴」。然而「巴」和「把」都是常見字，對漢語的母語使用者來說，不容易混淆讀音。《安南國譯語》的編者會把「把」讀成「巴」，表示他的語感與漢人不一樣。這個現象值得重視：因爲一個能夠改正《安南譯語》注音錯誤的編者，<sup>12</sup>如果反映出這種語感，表示他可能是個會說漢語的越南人，或是在越南長大的雙語者。這類「有邊讀邊」而類推誤讀的例外對應，反映了編者的漢語語感，是了解其語言背景的重要線索。限於篇幅，本文僅在此附帶提及，將另文深入探討。<sup>13</sup>

## 2. 上聲的調形

《安南國譯語》漢語上聲字主要對應越南語玄聲，玄聲是個低降調，而漢語陽平又是個低調，那麼上聲和陽平該如何區別？在上文的分析中，

12 《安南國譯語》經常修正其他版本《安南譯語》譯注的錯誤，請參考 p.5。

13 關於例外對應的成因，請參考註 10。

陽平對應最多的是玄、跌、重三聲，比例都很接近，因此根據這三個越南語聲調的共性擬測為低調。然而上聲的表現並非如此，首先，全濁以外的上聲字對應最多的都是玄聲，傾向一致。此外，全清上和次濁上與跌、重聲的對應都很少，次清上聲字則完全不對應重聲。可見編者覺得漢語上聲跟越南語跌、重聲都不像，獨獨跟玄聲最相似。觀察表一，會發現玄聲除了屬於低調域以外，還是唯一的降調，由此看來，這個下降的特徵在越南語聲調系統中非常突出。

《安南國譯語》的越南語玄聲字有 106 組對應組合，出現 217 次，最常對應漢語上聲字，組數和次數皆佔 54%，是主要傾向；其次多對應陽平，組數和次數分別佔 20% 和 17%。漢語陽平是個低調，用來對應玄聲字，反映的是玄聲低調域的特性。如果上聲要與陽平有所區別，又能充分反映玄聲的重要特色，顯然它是個降調。如果純粹根據玄聲的調值，會將上聲擬測為低降調。但事實上越南語只有一種降調，即使上聲的調值稍微高一點，仍然可以與之對應，因此低、中、高調域都有可能。就目前越南語所能提供的線索來說，本文採取較保守的推測，認為漢語上聲是個降調，確實的調值則有待其他證據加以補足。

### (三) 去聲

表四 《安南國譯語》去聲字與越南語聲調對應統計表

聲調 \ 清濁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平	6/7	3/5	4/8	13/18
玄	5/32		1/1	4/7
問	6/6	3/4		
跌	1/1	2/3		3/3
銳a	29/63	7/8	9/13	13/33
銳b	2/2			2/6
重a	9/14	1/3	1/1	4/5
重b				2/2
總計	58/125	16/23	15/23	41/74

### 1. 各類聲母的對應

去聲與越南語的對應有 130 組，共使用 245 次，較上聲稍多。不論聲母清濁，皆最常對應越南語銳聲，表現出一致的傾向。全清去聲字對應銳聲的組數和次數比例都過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全清去聲字與玄聲的對應次數也出現了 32 次，數量不少，僅次於銳聲，佔了 26%，然其對應組數僅有 5 組，佔 9%。比例有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其中一組對應：靄 - ngà[ŋaj<sup>2</sup>]（日）重複出現了 27 次。「靄」在《廣韻》作「於蓋切」，是影母蟹攝開口一等去聲字，但現代北京官話已讀上聲。「靄」在《中原音韻》是皆來韻上聲字，可見元代就已經出現上聲一讀。由於資料庫是以中古漢語的音韻條件建製，當注音漢字在後代產生了新讀音，便可能造成不一致的對應。實際上，《安南國譯語》「靄」已經讀成上聲，編者屢次用「靄」來注玄聲字 ngà[ŋaj<sup>2</sup>]，完全符合對應傾向。<sup>14</sup>

次清和全濁去聲字在《安南國譯語》用得都不多，各有 16 和 15 組對應，也都最常對應銳聲，全濁去有六成，次清去將近五成。次濁去聲字亦最常對應銳聲，只是組數和次數的差距較大，分別佔 37% 和 53%。這還是由於幾組對應重複出現的關係，例如：內 - nú[nuj<sup>3</sup>]（山）9 次、傲 - áo[a:w<sup>3</sup>]（衣）10 次。

次濁去聲字也經常與越南語平聲對應，佔 32%（組）和 24%（次），數量僅次於銳聲。從組數的統計看來尤其明顯，差距只有 2 組，比例只差 5%。這個原因與次濁平、次濁上相同，都是因為漢語陰平調缺乏次濁聲母字，因此不好對譯越南語鼻音、流音等聲母和平聲字，只好改以其他聲調字代替的緣故。這裡再度顯示，漢語音韻搭配的空缺，有時會使對應傾向模糊。除此之外，其他去聲字例外對應的成因，也都與平、上聲的分析相類。例如全清去例外對應較多的重聲，也和全清平與重聲的對應相似，主要跟官話陽平調較少不送氣塞音聲母字有關。例外對應的部分前面已經作過說明，現在不再贅述。

### 2. 去聲的調形

上文的分析中，全濁上與其他上聲的對應傾向不同，反而與去聲傾向相同，反映出《安南國譯語》漢語全濁上歸去的現象。去聲對應的傾

14 此組對應也能看出疑母與影母合流，漢語當時 ŋ- 已消失的傾向。

向是越南語銳聲，銳聲是個高升調。從表一可知，越南語同時有高、中、低三種升調，而去聲與問、跌的對應都很少，顯然編者認為最接近的就是銳聲，因此本文推測其調形可能是高升調。

#### (四) 入聲

入聲與越南語的對應有 170 組，共使用 267 次，數量僅次於平聲，是《安南國譯語》聲調對應行為最複雜的一類。下文分兩部分討論：首先探討漢語入聲字與越南語韻尾的對應關係，此節顯示入聲字的 \*-p、\*-t、\*-k 韻尾已經消失，並出現許多文白異讀。接著觀察與越南語調類的接觸，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及線索，對入聲的性質及特色，做總體的詮釋及說明。

##### 1. 韻尾的對應

本文將《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與越南語韻尾對應的統計結果製成表五，上方欄目為注音漢字的中古韻尾條件，左側以國際音標依序列出所譯越南語音節韻尾的類型：帶 -p、-t、-c、-k 的音節歸為促聲，其餘歸為舒聲，0 是零韻尾。表格內先列該韻尾的越南羅馬字表記方式，零韻尾不加表記；再列出對應數量，斜槓 (/) 前面是搭配的組數，後面是出現的次數。舌根塞音韻尾 -k 在越南文拼寫作 c，舌面塞音韻尾 -c 是 -k 的條件變體，主要搭配前高元音 /i/、/e/，越南文拼寫作 ch。元音韻尾 -j 在表記時也有兩個變體：搭配短元音 /a/、/ə/ 時拼寫成 y，其餘作 i。

表五 《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與越南語韻尾對應統計表

漢		中古漢語入聲字韻尾條件			總計	
		*p	*t	*k		
越 南 語 韻 尾	促	p	p 8/9	p 3/3	p 1/1	12/13
		t	t 2/2	t 10/15	t 17/28	29/45
		ch	ch 1/1	ch 2/11	ch 6/8	9/20
		c	c 2/2	c 4/14	c 25/33	31/49
	小計		13/14	19/43	49/70	81/127
	舒	0	5/5	22/41	41/66	68/112
		j		i 3/3	i 10/14 y 4/7	17/24
		w		u 1/1	u 2/2	3/3
		m				
		n			n 1/1	1/1
		ŋ				
		ɲ				
	小計		5/5	26/45	58/90	89/140
總計		18/19	45/88	107/160	共170組/267次	

## (1) 對應傾向

首先從舒促的對應來看，在表五的統計中，漢語入聲字與越南語舒聲字的對應共有 89 組 140 次，皆佔 52%，比例過半，略高於與越南語促聲字的對應。這顯示《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的總體傾向，是對應越南語不帶 -p、-t、-k<sup>15</sup> 韻尾的音節。由此看來，當時漢語入聲字很可能已經丟失 \*-p、\*-t、\*-k，所以更常對應越南語不帶 -p、-t、-k 的音節。

至於與促聲字的對應，各類入聲字與越南語韻尾的對應不一致：中古 \*-t 入聲字與越南語 -t 的對應，僅佔 22%（組）和 17%（次），\*-k 入聲字與越南語 -k 的對應是 23%（組）和 21%（次），比例皆低；唯有 \*-p 入聲字與越南語 -p 的對應比例較高，是 44%（組）和 47%（次），但也沒有過半。除了中古 \*-p 入聲字以外，\*-t、\*-k 入聲字都最常對應越南語零韻尾的音節，其中 \*-t 入聲字對應了 22 組 41 次，從組數來看，甚至超過對應越南語促聲字的總合。

不難發現，中古漢語 \*-p 入聲字的表現與其他入聲字不同。就個別韻尾的對應傾向來說，它最常對應越南語帶 -p 的音節，而中古漢語 \*-t、\*-k 入聲字則最常對應零韻尾。再就舒促的對應來看，中古 \*-p 入聲字較常對應越南語帶 -p、-t、-k 的音節，而中古 \*-t、\*-k 入聲字卻更常對應越南語不帶 -p、-t、-k 的音節。然而中古 \*-p 入聲字的例子很少，出現次數僅佔入聲字的 7%、搭配組數只佔 11%，能否反映 \*-p 入聲字的傾向還不好說。除了對應越南語 -p 以外，中古 \*-p 入聲字也對應 -t、-k、以及零韻尾的音節。這些非 -p 韻尾的對應，總數還略高於 -p 韻尾的對應，其中零韻尾的對應，則僅次於 -p 韻尾。由此看來，《安南國譯語》時期，漢語入聲字 \*-p 丟失的可能性仍然不小。

總的來說，從表五的統計看起來，《安南國譯語》主要用來對譯的漢語方言入聲 \*-p、\*-t、\*-k 韻尾應已消失。一方面它們總體的對應傾向是越南語舒聲字，另一方面這些入聲字與越南語韻尾的對應相當不一致，尤其是中古 \*-t、\*-k 入聲字，除了可以對應越南語零韻尾、-p、-t、-k、-c 以外，還能對應 -j、-w。至於為何各類入聲字仍與越南語韻尾條件相合

15 越南語 /-k/ 有兩個條件變體 -c、-k。

的音節有一定的對應數量？本文認為可能與編者的語感有關。《安南國譯語》的編者必定具有雙語以上的語言背景，起碼會說漢語和越南語，也有越南漢字音的知識。以越南的地理位置來推測，很可能還熟悉中國南方一帶保留入聲 -p、-t、-k 的方言。如此一來，即使主要對譯的漢語已消失了入聲，在表記越南語 -p、-t、-k 音節時，由於編者具有入聲的語感，仍然可以選用漢語入聲字。

本文發現《安南國譯語》對譯越南漢字音和越南語本土詞的時候，入聲字的表現有差異。當對譯的詞素為越南漢字音，更容易以入聲字對應越南語促聲音節，比例高出越南語本土詞素的 31%。越南漢字音與中古漢語有規律的對應關係，區別聲母的清濁來源及入聲的 -p、-t、-k 韻尾。這提醒我們漢語入聲字與越南語 -p、-t、-k 音節的對應，很可能與編者多重的語感有關。尤其當表記的是越南漢字音，此時加上中古漢語對應規律的影響，就更容易以入聲字對應。

如果把視角倒過來，觀察越南語 -p、-t、-k 音節與注音漢字的對應，會發現絕大多數都是漢語入聲字。《安南國譯語》記錄的越南語 -p、-t、-k 音節共有 146 次，有 127 次以漢語入聲字對應，只有 19 次以舒聲字對應。事實上，從各聲調的統計表也能看到，銳 b、重 b<sup>16</sup> 在平、上、去三聲的對應很少，經常出現空缺，主要的對應都在入聲。也就是說，《安南國譯語》的越南語 -p、-t、-k 音節傾向對應漢語入聲字，而漢語入聲字卻有一半以上對應越南語舒聲字。

這表示編者非常在意越南語舒聲和促聲的對立，因此在對譯 -p、-t、-k 音節時喜歡使用漢語入聲字。然而當時主要對譯的漢語實際上入聲已不帶 -p、-t、-k，因此編者就經常以入聲字對應越南語舒聲字。從這裡可以看出，編者的語感轉換影響了注音行為，當他要表記越南語 p、-t、-k 的音節，由於主要對譯的漢語沒有 -p、-t、-k，便根據母語或方言的入聲語感，使用入聲字對應；但當他表記越南語不帶 -p、-t、-k 的音節，主要對譯的漢語有類似的音節結構，便回到主流漢語的語感，因為入聲字已不帶 -p、-t、-k，用來對應越南語舒聲字也沒有影響。

---

16 即搭配 -p、-t、-k 的銳、重聲。

## (2) 文白異讀

本文還觀察到，中古漢語 \*-k 入聲字與越南語 -j 音節的對應，明顯高於其他入聲字，共有 14 組 21 次。這些幾乎都是曾攝開口一等、梗攝開口二等的入聲字，共 13 組 20 次。曾攝一等字包括：北 - blòi [blə:j<sup>2</sup>] (>trò i[cə:j<sup>2</sup>])、得 - tây[təj<sup>1</sup>] / duói[duəj<sup>3</sup>]、勒 - lòi[loj<sup>1</sup>] / blòi [blə:j<sup>2</sup>] (>tròi[cə:j<sup>2</sup>])、則 - chái[ca:j<sup>5</sup>]，梗攝二等字則有：栢 - vâi[βa:j<sup>5</sup>]、白 - vâi[βa:j<sup>5</sup>] <sup>17</sup> / bây[βəj<sup>5</sup>] / bây[βaj<sup>5</sup>]、麥 - mói[mə:j<sup>3</sup>]、厄 - ngâi[ŋa:j<sup>5</sup>]、額 - ngày[ŋaj<sup>2</sup>]。

現代北京官話中，曾攝開口和梗攝開口二等入聲字，不但塞音韻尾消失，還有文白異讀；文讀音不帶韻尾，白讀音帶 -j 韻尾，是相當著名的現象。《中原音韻》就記錄了許多曾、梗攝入聲字帶 -j 的白讀音，「北」、「得」、「勒」三字歸屬於齊微韻，「則」、「栢」、「白」、「麥」、「厄」、「額」六字歸屬於皆來韻，根據楊耐思（1981: 99、101、113、114、115、117）的擬音，全都帶 \*-j 韻尾。明朝徐孝的《合併字學集韻》（1606）也記錄了豐富的文白異讀現象，是重要的北京音系韻書（郭力 1997: 74），除「厄」、「則」、「額」以外，其餘六字也都反映了 -j 韻尾的讀音。

「得」、「勒」在《安南國譯語》中，除了對應越南語 -j 韻尾，還對應零韻尾的音節，包括：得 - tê[te<sup>1</sup>] / đia[điə<sup>4</sup>] / đia[điə<sup>6</sup>]、勒 - lù[lwə<sup>2</sup>]。這兩字在《中原音韻》歸入齊微韻，反映的是帶 -j 的白讀音。到了《合併字學集韻》皆出現兩讀，一讀屬疊攝，帶 -j 韻尾，另一讀屬拙攝，不帶 -j。《安南國譯語》「得」、「勒」與零韻尾和 -j 韻尾的對應，同時記錄了曾攝開口一等入聲字的文、白兩讀，既與現代北京官話接軌，又與《合併字學集韻》相映。

除了曾、梗攝開口入聲字以外，《安南國譯語》還反映了其他韻攝的文白異讀，例證有宕攝開口一等入聲字「鐸」，以及通攝三等入聲字「六」。以「鐸」為例，《安南國譯語》共出現 8 次，用來表記 5 種不同的越南語音，包括：tôt[tot<sup>7</sup>]1 次、to[tɔ<sup>1</sup>]1 次、đó[đɔ<sup>5</sup>]4 次、đua[đuə<sup>6</sup>]1 次、tàu[taw<sup>2</sup>]1 次。宕攝入聲字在現代北京官話亦常見文白異讀，白讀音讀同

17 現代越南語的 v- 在《越葡拉字典》有 \*v-、\*w-、\*β- 等來源。

效攝，唸 -aw，有 -w 韻尾；文讀音讀同果攝，唸 -uo，沒有韻尾。此一現象在《中原音韻》已經出現，「鐸」就同時派入了蕭豪和歌戈兩韻，根據楊耐思（1981: 137、147）的擬音，分別讀成 \*tau、\*to。「鐸」現在僅有文讀音果攝一讀，《安南國譯語》用「鐸」對譯 to[tɔ<sup>1</sup>]、đò[dɔ<sup>5</sup>]、đũa[đuə<sup>6</sup>]、tót[tot<sup>7</sup>] <sup>18</sup>，反映的應是這類讀音。至於「鐸」的白讀音，不僅現代北京官話已消失，《合併字學集韻》亦未見記載。而《安南國譯語》用「鐸」對應 tàu[taw<sup>2</sup>]，反映的正是現已消失的白讀音，保留了《中原音韻》蕭豪韻一讀，相當可貴。

《安南國譯語》反映出豐富的文白異讀，不僅記錄了與北京官話相合的例證，還保留了北京官話已消失的現象。此部分與聲調分析無直接關聯，但能作為了解當時入聲性質的重要線索，詳細的分析擬另文討論。從韻尾的對應看起來，漢語入聲字更常對應越南語不帶 -p、-t、-k 的音節，並反映出北京官話的文白異讀。即使對應越南語的 -p、-t、-k，韻尾類型也經常不一致。這些線索似乎都指向當時主要用來對譯越南語的漢語方言，入聲字 \*-p、\*-t、\*-k 已經消失。

## 2. 調類的對應

近代漢語入聲字 \*-p、\*-t、\*-k 韻尾消失的現象，許多文獻皆有反映，例如《中原音韻》、《合併字學集韻》等韻書，以及《西儒耳目資》、《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等對譯材料，都與本文的觀察相合。中古入聲字在現代漢語方言丟失 \*-p、\*-t、\*-k 的情況很常見，演變有多種類型：有的方言 \*-p、\*-t、\*-k 合併成了 -ʔ，仍保留入聲短促的特色；有的方言入聲已不帶塞音韻尾，但仍有獨立入聲調；也有方言入聲既已舒化、又無獨立調類，併入平、上、去聲。《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丟失 \*-p、\*-t、\*-k 後如何演變？韻尾是否混同成了喉塞音？是否仍有獨立的入聲調？或是如何與其他聲調合併？現在列出入聲字與越南語聲調的對應表，進一

18 「鐸」中古韻尾是 \*-k，與 tót[tot<sup>7</sup>] 韻尾對應不一致，且其屬宕攝開口一等字，學者多擬為 \*a 一類的元音，也和 tót[tot<sup>7</sup>] 的元音 o 有所出入。看來「鐸」在表記 tót[tot<sup>7</sup>] 的時候，韻母已演變為其他形式，與中古的 \*-ak 有所差別。本文認為 tót[tot<sup>7</sup>] 的對應，反映的是「鐸」已丟失 \*-k 韻尾、讀同果攝字 \*to 的演變。中古 \*-k 入聲字「鐸」，可以同時表記越南語 -t 韻尾以及零韻尾的音節，再次顯示《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的 \*-p、\*-t、\*-k 已經消失。

步觀察。

表六 《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與越南語聲調對應統計表<sup>19</sup>

聲調 \ 清濁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平	7/9	1/1	6/6	5/10
玄	1/1		3/3	7/10
問	16/37	2/2	10/17	3/3
跌	5/6		4/4	1/1
銳a	4/5		4/9	1/1
銳b	25/29	8/10	10/10	3/10
重a	5/11			4/4
重b	6/16		12/24	17/28
總計	69/114	11/13	49/73	41/67

除了次清以外，其他入聲字都看不出明顯的越南語聲調對應傾向。次清入聲字和越南語銳 b 的對應比例高，<sup>20</sup> 可能與經常對譯越南漢字音有關。上文提過，此時編者容易受到越南漢字音知識的影響，以漢語入聲字對譯越南語促聲音節。《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所對譯的越南語詞素中，越南漢字音約佔 43%，而次清入聲字所對譯的越南漢字音共有 8 組 10 次，分別佔了 73%（組）和 77%（次），比例高出其他入聲字許多。這裡可以看到編者語感的轉換，確實會影響注音漢字的對應行為，甚至改變了對應傾向。

表六的統計中，還有兩個聲調的對應值得注意，可能透露當時入聲的特性，以下分別說明。

#### （1）重聲

越南語重聲具有緊喉性質，即使不搭配 -p、-t、-k 韻尾，仍然具有短促的效果，Gregerson（1981: 37、49）即分析為喉塞音韻尾。如果《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的 \*-p、\*-t、\*-k 已變為喉塞音，那麼最適合對應

19 銳 a、重 a 是不搭配 -p、-t、-k 的銳、重聲，銳 b、重 b 搭配 -p、-t、-k，即銳（入）、重（入）聲。

20 但次清入和越南語 -p、-t、-k 韻尾的對應並不一致，如同上文的分析。

的調類就很可能是越南語不帶 -p、-t、-k 的重聲字（重 a）。然而在表六的統計中，入聲字與重 a 的對應很少，甚至在次清和全濁都出現了空缺。這表示入聲字的特色與帶喉塞尾的重聲字不相符，所以編者很少用來注音。由此看來，《安南國譯語》主要用來對譯的漢語方言，入聲字恐怕沒有喉塞音韻尾。

## （2）問聲

漢語入聲與越南語問聲的對應有 31 組 59 次，搭配組數僅次於銳 b、重 b 兩聲，出現次數與銳 b 一樣多，引人注目。<sup>21</sup> 由於全清和全濁對應的例證都不少，這麼看來入聲字與問聲的對應，並無聲母清、濁的分別。從越南語的角度來看問聲與漢語入聲的對應，會發現關係更加密切，以下列一簡表說明：

表七 《安南國譯語》越南語問聲與漢語聲調對應次數表<sup>22</sup>

漢語聲調 \ 越語韻尾	鼻音韻尾 -m/-n/-ŋ/-p	非鼻音韻尾 -0/-j/-w
陰平	10	6
陽平	2	3
上	1	6
去	4	8
入	0	59
合計	17	82

越南語問聲不搭配帶 -p、-t、-k 的音節，而鼻音韻尾的音節《安南國譯語》基本上不以漢語入聲字注音，因此這裡的觀察重點在非鼻音韻尾的對應。表七顯示，《安南國譯語》記錄的越南語問聲字共 99 次，有 82 次是非鼻音韻尾的音節，其中 59 次以漢語入聲字對應，佔 72%。根據這個傾向，可以推測編者認為漢語入聲與越南語問聲有相似之處。據

21 次清和次濁入聲字與問聲的對應少，主要是由於《安南國譯語》用來對譯越南語問聲的次清和次濁字原本就很少，次清只有 5 組搭配，而次濁只有 4 組。

22 本表根據審查人的建議增列。

《越葡拉字典》記載，問聲是個中升調，不搭配越南語帶塞音韻尾的音節。可見漢語入聲與越南語問聲的相似性，不是 -p、-t、-k 的音節結構，很可能與調值有關。

據本文觀察，《安南國譯語》中，漢語陰聲韻字共有 453 次對應越南語 -j、-w 以及零韻尾的音節，其中僅對應問聲 23 次，佔 5%；入聲字則有 139 次對應越南語 -j、-w 和零韻尾的音節，其中問聲對應了 59 次，佔 42%。可以看出漢語入聲字雖然舒化，但和陰聲韻字的聲調表現卻有差異。若對應的是聲、韻母相同的越南語非 -p、-t、-k 音節，入聲字經常注問聲，而陰聲字則注其他聲調。舉例來說，《安南國譯語》的越南語 o[ɔ] 韻母，同時有陰聲韻的果攝，以及入聲韻的山、宕攝等字對應。<sup>23</sup> 例如：co[kɔ] 出現 10 次，6 次是銳聲 cɔ[kɔ<sup>3</sup>]、4 次是問聲 cɔ[kɔ<sup>5</sup>]。銳聲 cɔ[kɔ<sup>3</sup>] 以果攝字「个」、「箇」對應，問聲 cɔ[kɔ<sup>5</sup>] 則以山攝入聲字「葛」、宕攝入聲字「各」對應，看起來編者好像是有意地選擇入聲字來對應問聲。

根據林燾（1992: 7-9）、麥耘、朱曉農（2012: 349-350）的說法，即使是入聲已經消失的北京官話，在讀書音唸出一個獨立入聲調的現象，20 世紀仍然存在。如果入聲實際上在語言中已經混入陰聲，而文人還是能根據知識來區分入聲，甚至刻意把它唸成一種特別的調值，《安南國譯語》這種隱約可見的區別陰聲韻中入聲來源的意識，所反映的是否正是這樣的現象？或是確實記錄了一種入聲韻母已經混併為其他陰聲韻，而聲調卻還獨立的獨特方言？抑或記錄了官話方言入聲韻消失的某個階段？都相當耐人尋味。對於漢語入聲對應越南語問聲的現象，本文在線索不足的情況下，目前只能推測至此，不好進一步斷言。但這是音韻史研究中相當寶貴的線索，很可能還反映出當時越南語問聲的特殊性質，將是日後繼續努力的方向。

23 這些例證在《中原音韻》多歸入歌戈韻，楊耐思（1981: 44）擬音為 o、uo。

## 六、結 論

現在把《安南國譯語》漢語和越南語聲調的對應關係列表於下：

表八 《安南國譯語》漢語與越南語聲調對應表

聲母	聲調	平	上	去	入
	全清	平	玄	銳	問
次清					
全濁	玄、跌、重	銳	玄		
次濁					

按照《越葡拉字典》的描述，可為表八擬測調形如下：

表九 《安南國譯語》漢語聲調表

聲調	陰平	陽平	上	去	入
調形	中平	低	降	高升	中升

根據表八、表九，可以看到《安南國譯語》漢語聲調的大致發展及走向：陰陽平已分，全濁上歸去，入聲的塞音韻尾丟失。由於尚未確定入聲與問聲的對應反映何種現象，當時入聲是否在實際語言中具有獨立調類還有疑問，因此在表九加上網底表示。

漢語和越南語都是聲調語言，雖然聲調的性質不盡相同，然而透過注音漢字與越南語音節對應關係的分析，再藉由《越葡拉字典》對早期越南語的描述，仍為近代漢語聲調的演變提供了許多訊息。越南語的音韻特徵有助於對當時漢語進行細緻的觀察，例如豐富的韻尾，就是了解入聲字的重要參考。但越南語的音韻系統也有限制，例如其降調只有一個，就不好用來論斷上聲調域的高低。而且越南語的聲調系統始終與漢語有差異，例如與陽平的對應，就沒有一個合適的聲調。因此表九可視為越南語詮釋下的近代漢語聲調系統，所提供的訊息相當可貴，但確實的調值，還需要漢語方言的比較及其他文獻證據作為擬測的依據。

《安南國譯語》以漢字表記越南語，也就是以音節作為最小單位，這表示兩者必須要聲、韻、調都相合，才是一組好的搭配。然而漢語和越

南語的音韻系統有很多差異，因此在以漢字表記時，經常無法找到聲、韻、調都相合的音節。本文觀察到，《安南國譯語》的作者具有多重語言背景，當遇到主要對譯漢語缺乏的音節，有時會以方言讀音更相似的漢字來注音。同時，越南漢字音對注音的行為也有所影響，這些現象在入聲的對應中特別顯著。若是遇到漢語音韻搭配的空缺，例如越南語次濁一類的平聲字，編者勢必得放棄若干音素的對應，以保留音節中其他較好的搭配，在本文的觀察中，聲調的對應經常被捨棄。這些注音時的種種考量，都會影響漢語和越南語對應關係的統計，甚至模糊了對應傾向。

漢字的表音功能有先天限制，這是《華夷譯語》一系列材料共同的缺陷。然而，能夠同時透過這麼多周邊語言來觀察近代漢語，卻是漢語音韻史研究中得天獨厚的優勢。本文分析《安南國譯語》注音漢字與越南語聲調的對應關係，發現即使材料有其限制，卻已大致描繪出近代漢語聲調的性質及走向，還記錄了曾、梗、宕、通攝入聲字的文白異讀，反映豐富的音韻現象。這表示只要能夠認清材料的限制，從中提取有意義的現象，就可能發掘出構擬漢語音韻史的重要線索。至於《安南國譯語》主要對譯的漢語究竟有哪些特質？接近哪一種漢語方言？現在說定還太早，將留待聲、韻母的分析完成後一併探討。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徐孝輯，《合併字學集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小學類第193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明·慎懋賞輯，《四夷廣記·安南國譯語》，《玄覽堂叢書續集》，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1947。
- (日)江戶·近藤守重，(1796)《近藤正齋全集 I：安南記略稿》，東京：國書刊行會，1905。
- Alexandre de Rhodes. 1651[1991]. *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 ope (Từ Điển An Nam-Lusitan-La Tinh)*.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T. P. Hồ Chí

Minh.

## 二、近人論著

- (日) 石田幹之助 1973 〈女真語研究的新資料〉，《東亞文化史叢考》，東京：東洋文庫，頁 3-69。原載於(1930)《桑原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頁 1271-1323。
- 江佳璐 2011 「越南漢字音的歷史層次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林 燾 1992 〈「入派三聲」補釋〉，《語言學論叢》17(1992.3): 3-18。
- 麥耘、朱曉農 2012 〈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話的基礎〉，《語言科學》11.4(2012.7): 337-358。
- 陳荊和 1953 〈《安南譯語》考釋——華夷譯語中越語部分之研究〉上，《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1953.12): 149-240。
- 陳荊和 1954 〈《安南譯語》考釋——華夷譯語中越語部分之研究〉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6(1954.12): 161-227。
- 陳荊和 1966a 〈安南訳語の研究〉(一)，《史學》39.3: 23-64。
- 陳荊和 1966b 〈安南訳語の研究〉(二)，《史學》39.4: 37-54。
- 陳荊和 1967 〈安南訳語の研究〉(三)，《史學》40.1: 25-85。
- 陳荊和 1968a 〈安南訳語の研究〉(四)，《史學》41.1: 1-63。
- 陳荊和 1968b 〈安南訳語の研究〉(五)，《史學》41.2: 33-76。
- 陳荊和 1968c 〈安南訳語の研究〉(六)，《史學》41.3: 71-121。
- (日) 清水政明 2007 〈阿波国文庫本系『安南訳語』と『四夷広記』所収「安南国訳語」の比較〉，《語學教育フォーラム・華夷訳語論文集》13: 37-46。
- 郭 力 1997 〈古清入字在《合併字學集韻》中的歸調〉，《語言學論叢》19: 74-89。
- 曾曉渝 1992 〈《西儒耳目資》的調值擬測〉，《語言研究》23(1992.11): 132-136。
- 曾曉渝 2014 〈《西儒耳目資》音系基礎非南京方言補證〉，《語言科學》13.4(2014.7): 423-429。
- (日) 椿正美 1991 〈越南漢字音初探〉，《漢學研究》29(1991.3): 37-56。
- 楊耐思 1981 《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Davidson, Jeremy H. C. S. 1975a.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Vietnamese Vocabulary of the Ming Dynasty—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8.2(1975.6): 296-315.

- Davidson, Jeremy H. C. S. 1975b.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Vietnamese Vocabulary of the Ming Dynasty—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8.3(1975.10): 586-608.
- Ferlus, Michel. 1982. "Spirantisation des obstruantes médiales et formation du système consonantique du vietnamie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1.1: 83-106.
- Ferlus, Michel. 1991. "Vocalisme du Proto-Viet-Muong." Paper circulated at the Twenty-fourth ICS-TL&L. Chiang Mai University, Oct. 10-11, 1991.
- Ferlus, Michel. 1992. "Histoire abrégée de l'évolution des consonnes initiales du vietnamien et du sino-vietnamien." *Mon-Khmer Studies* 20: 111-125.
- Gaspardone, Émile. 1953. "Le lexique annamite des Ming." *Journal Asiatique*. 241.3: 335-397.
- Gregerson, Kenneth J. 1969[1981]. *A Study of Middle-Vietnamese phonology*. Dallas, TX: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Maspero, Henri. 1912.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ulletin de l' 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12.1: 1-127.
- Nguyễn Tà i Cẩn. 1995. *Giáo trình nh lịch sử ngữ âm tiếng Việt*.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Hà Nội.
- Vương Lộc. 1995. *An Nam dịch ngữ - Giới thiệu và chú giải*. Nhà xuất bản Đà Nẵng, Đà Nẵng.

## The Tonal System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as Reflected in *Annanguo Yiyu*

Chia-lu Chiang\*

### Abstract

*Annanguo yiyu* 安南國譯語 is an edition of *Annan yiyu* 安南譯語, a 16th-century Vietnamese lexicon that transliterates Vietnamese vocabularies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earliest recorded systematic Vietnamese lexicon, it is indispensable in reconstructing the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Vietnamese. This paper romanizes all the Vietnamese pronunciations record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nanguo yiyu* and works out ton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Vietnames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modern Vietnamese are inferred from the *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 (1651). By comparing these with early Mandarin Chinese phonological works, such as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韻, *Hebing zi xue jiyun* 合併字學集韻, as well as with modern Mandarin dialects, we find that pronunciations in *Annanguo yiyu* reflect the main tonal values of Chinese topolects at the time: the *yinping* 陰平 was a middle-level tone; the *yangping* 陽平 was a low tone; the *shangsheng* 上聲 was a falling tone; and the *qusheng* 去聲 was a high-rising tone. In addition, the *rusheng* 入聲 stop consonants had already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guage, while sometimes producing variations in pronunciation reflecting different strata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文白異讀.

**Keywords:** *Annanguo yiyu* 安南國譯語, *Annan yiyu* 安南譯語, *Huayi yiyu* 華夷譯語, early Mandarin Chinese, Mandarin

---

\* Chia-lu Chiang,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urrently the advisor to VeeTIME Cable TV Company.